



◀獨立廣場的示威者二〇一四年二月在修築防禦工事 法新社



◀全副武裝的示威者攻擊警方 網絡圖片



◀美國參議員麥凱恩（白髮者）二〇一三年十二月赴獨立廣場為示威者打氣 網絡圖片



◀示威者二〇一四年一月燃燒輪胎，並向警方投擲燃燒彈 法新社

擁抱西方遭棄 淪全歐最窮國

烏克蘭顏色革命 美夢成噩夢



顏色革命之禍 ②

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2月22日，烏克蘭爆發了「親歐盟示威運動」，當時幾十萬青年走上街頭，要求親歐棄俄。和平示威迅速升級為警民衝突，首都基輔市中心化為一片焦土。雖然這場「革命」把親俄的總統趕下台，換上了親歐領導人，但烏克蘭卻並未走上康莊大道，西方國家口惠而實不至，東部內戰持續，國內愈發撕裂，經濟惡化衰退，人均GDP在2018年淪為全歐洲最窮國。當時抱着美好願望上街的青年在激情過後，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西方和國內反對派用於顛覆政權的工具。

大公報駐烏克蘭特約記者 張 浩



◀示威者高舉烏克蘭國旗 路透社

「朋友們！所有已經來到獨立廣場的朋友們，你們太棒了！那些暫時還沒有來的人，趕緊來與我們匯合……」2013年11月21日下午，當拳王維多利·克里琴科在推特寫下這句頗有煽動性的留言時，這場在維基百科中被命名為「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的歷史事件正在拉開序幕。

當天，數百名激情勃發的年輕人呼朋引伴，舉着自製標語，從城市各個角落匯聚至基輔市中心美麗的獨立廣場。在烏克蘭傳統信仰中象徵家庭守護者「灶母神」的金色雕像下，他們發表熱情澎湃的演講，點燃篝火，組織夜間聚會，興味盎然地結識新的夥伴，傾訴對國家美好未來的期待……

然而，彼時這些被浪漫與激情燃燒着的人們都不曾料到，這場所謂的革命運動將會持續三個月之久，並且會從平和的廣場政治秀，最終演變成無法挽回的災難。

93天親歐示威123死逾2000傷

如果示威只是一種表達觀點的方式，那就不會有悲劇。然而，當時烏克蘭示威者的目標，卻從最初反對政府暫停簽署長達四年的烏歐聯繫國協議、主張與歐洲一體化，逐步轉變為要求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廣場示威的手段也逐漸脫離和平抗議的軌道。嗜血的潘多拉之盒一旦打開就再也蓋不上了。到了2013年11月末，基輔市的示威人數一周之內就突破了十萬，並開始向其他主要城市蔓延。警察與示威者幾輪折衝震盪後，示威者越發激進和暴力。他們戴着面具和各式頭盔，手持木棍、燃燒瓶等武器，阻斷交通，佔領政府建築，武力對抗警方。甚至有戴面具的示威者駕駛推土機，衝向警方的人肉封鎖線，造成100多名警察受傷……流血事件隨着暴力對抗加劇不斷激增。

在被稱為「最血腥一天」的2014年2月18日，據現場親歷者對記者描述，當時基輔市中心到處是燃燒的輪胎、毀棄的汽車殘骸、警察和示威者構築的臨時路障，甚至沾滿鮮血的屍體。抗議者向警方投擲石塊和汽油彈，警方則回之以催淚彈、水炮及鎮暴閃光手榴彈。在隨後幾天裏，甚至有身份不明的第三方槍手同時向示威者及警方開槍，令本已緊繃的緊張態勢進一步惡化，警方和示威者都被點燃了。

根據烏克蘭衛生部事後統計，為期93天的示威運動共造成123人死亡，兩千多人受傷。死傷者中有

年輕的示威者，也有同樣年輕的警察和內務部隊士兵。

美歐政客親臨現場「打氣」

獨立廣場示威活動進行正酣之時，歐盟外交政策專員阿什頓、美國助理國務卿紐蘭、格魯吉亞前總統薩卡什維利、德國外長基多、歐洲議會自由黨團領導人伏思達等西方各國頭面人物，紛紛帶着慰問品親臨現場加油打氣。他們一方面向當時的烏克蘭政府和領導人施壓，以制裁相威脅，令其不得實施緊急狀態或對示威者採取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又在廣場上煽風點火，對示威者多方許諾，贏得了年輕人熾熱的掌聲。

2013年12月15日，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和克里斯托弗·墨菲不遠萬里飛臨基輔。在獨立廣場的舞台上，聲嘶力竭的麥凱恩對台下的觀眾說，他來支持烏克蘭人的正義事業，並許諾美國會支持烏克蘭融入歐盟一體化進程，「烏克蘭將使歐洲變得更好，歐洲也會使烏克蘭變得更好」。站在一旁的墨菲不失時機地補充道：

「烏克蘭的未來在歐洲，美國支持烏克蘭作出這一選擇……你們正在創造歷史！」台下掌聲雷動，震耳欲聾。

然而，獨立廣場的鮮血與掌聲過後，歷史並沒有翻開更美好的篇章。參與領導示威行動的彼得·波羅申科在亞努科維奇逃亡俄羅斯後，於2014年5月以壓倒性優勢當選新一任總統。

親歐派上台 經濟越發陷泥淖

這位以推動烏克蘭與歐洲一體化為目標的總統承諾結束戰爭，也承諾將在西方夥伴的支持下恢復經濟，讓民眾過上好日子。但他在任內既沒有解決與俄羅斯的頓巴斯戰爭，也未能被心儀已久的歐盟和北約接納。更令普通民眾失望的是，烏克蘭國內經濟形勢不斷惡化。2015年烏克蘭GDP下

降9.9%，工業生產總值下降13.4%，超過500萬人次失業。就算在歐盟—烏克蘭自由貿易區協定2016年正式生效後，烏克蘭GDP增長也不盡如人意。到2018年，烏克蘭與示威運動之前相比，已失去了20%的工業生產能力，經濟結構幾乎完全被改變。波羅申科本人更是屢被對手指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大發國難財。這就是烏克蘭拋棄俄羅斯這一傳統最大貿易夥伴後的結局。

烏克蘭民眾從滿懷希望，到等待觀望，直至對波羅申科等依靠示威上位的一幫人徹底喪失信心。2019年初的新一輪總統大選中，政壇新人澤連斯基與波羅申科進入第二輪投票，兩人在基輔奧林匹克體育場展開公開辯論時，澤連斯基第一句話就對波羅申科說：「是你的錯誤和未履行的承諾讓我站到了這裏」。這句話與其說是說給波羅申科聽，何嘗不也是說給當年在獨立廣場向烏克蘭民眾許下承諾的西方政治家聽？

「親歐盟示威運動」結束一年半後，烏克蘭索非亞社會研究中心的民調報告稱，55.4%的烏克蘭受訪者認為這場運動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國家的發展需要穩定；25%的受訪者認為這場運動的目標沒有實現；13%的受訪者表示很難作答；只有6.6%的受訪民眾認為這場運動實現了其目標。

2018年11月22日，這場運動五周年之際，一位在獨立廣場經過的路人接受採訪時遺憾地說，「看看那邊的兌換牌，運動前1美元可兌換8格里夫納（烏克蘭貨幣單位），現在1美元差不多換27格里夫納。一切變得越來越糟了，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

遭西方排斥 失俄羅斯市場

烏克蘭曾經是「蘇聯工業布局最完整的加盟共和國」。蘇聯解體前，烏克蘭以全蘇聯約3%的領土面積，創造了

全蘇聯25%的生產總值。1992年剛獨立時，許多烏克蘭人都對未來充滿期待。當地媒體人曾對記者說，彼時大家都認為憑藉肥沃的黑土地、豐富的煤鐵礦藏、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科研實力，以及高質素人才，烏克蘭可以迅速崛起。「我們不用再給其他加盟共和國輸血了，日子會馬上好起來，過不了多久烏克蘭就會崛起成為東歐的德國」。

然而，隨着與東歐和獨聯體各國歷史形成的產業分工被打破，烏克蘭人所期待的好日子並沒有到來，反而開始陷入了困頓。整個上世紀九十年代烏克蘭經濟持續大幅衰退，直到2000年才實現了增長。一些對西方充滿憧憬的烏實業家恍然發現，即便已經沒有了蘇聯，他們仍然被西方經濟體系視為異類。

著名的「航空動力沙皇」馬達西奇公司總裁博古斯拉耶夫曾對記者說，當他帶着產品去法國參展和投標時，西方的航空製造商毫不客氣地對他講，「『你的發動機很好，但我們不要』。為什麼？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體系，自己的標準，他們不接受我們」，「後來我們想從西方企業那裏買高純度鈦粉，他們也不賣給我們。還是中國人幫了忙，而且質量一點也不差。」而就是這家被西方排擠的烏克蘭企業，在2014年俄烏交惡後又被迫喪失了佔比70%的俄羅斯訂單，不得不再次裁員求生。

青年大量外流 復興希望渺茫

烏克蘭經濟疲軟，就業市場萎縮，導致有抱負的年輕人只能向東流入歐盟，為逐漸老齡化的歐洲國家輸入新鮮血液。烏克蘭著名經濟學家，烏科學院經濟與預測研究所所長瓦列里·戈耶茨對記者說，現在烏克蘭在境外打工的人數大約在800萬人以上，且以青壯年為主。隨着人口大量外流，烏克蘭被她養育的年輕人拋棄了，她的復興變得更加渺茫。在記者住的基輔市小區電梯裏，一張鮮紅的英語培訓廣告上別有深意地寫着「學好英語，嫁個好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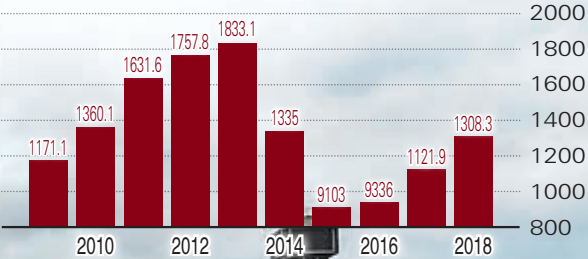
烏克蘭政治評論家普羅卡普丘克在接受採訪時曾對記者說，過去波蘭是「歐洲的走廊」，被東西兩方來來往往的侵略者利用、蹂躪，甚至分割。現在，烏克蘭取代了這一角色。當年許多示威者都表示，抗爭是為了給下一代爭取更好的未來，讓祖國變得更好，但激情過後，他們最終淪為政客權力更迭的工具，成為地緣政治局勢此消彼長的耗材。

烏克蘭示威後貨幣大跌

（美元兌烏克蘭格里夫納匯率）



烏克蘭GDP未回示威前水平



▼烏克蘭首都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在示威運動後淪為廢墟 法新社

